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给全球孩子们的

本世纪日本最受欢迎的青少年读物

著名作家

莫言

安妮宝贝

张悦然

北大附中校长康健

联合隆重推荐

Liangbainian De Haizi

两百年 的孩子

[日] 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

Liangbainian

De

Haiz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两年的孩子

[日] 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

Liangbainian

De

Haiz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百年的孩子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306-4752-3

I. 两… II. ①大…②许…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3919 号

NIHYAKUNEN NO KODOMO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2003 OE Kenzaburo

Illustrations © 2003 FUNAKOSHI Ke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through THE SAKAIAGENCY.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2-2007-53 号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2-2007-5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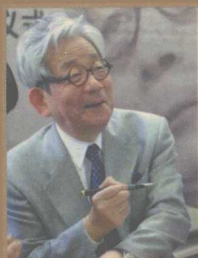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2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28.00 元



大江健三郎

日本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35年出生于爱媛县森林中一个小山村。

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两年后转入法文科，并在萨特哲学和欧美现代小说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创作。

大江在小说创作观念上提倡与传统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边缘文化，并擅长从性意识的角度观察人生，构筑文学世界。

1994年，由于他的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其他代表作品有《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Football》、《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倾听雨树的女人们》、《新人啊，醒来吧》、《燃烧的绿树》、《广岛札记》、《冲绳札记》、《小说的方法》、《为了新的文学》等。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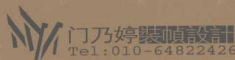
本书日文版封面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陈黎明

责任编辑：赵 芳

互动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ngdianbowei>



致中国的小读者们

大江健三郎



长久以来，我一直期盼着面对中国的孩子们直接发表讲话。去年，当这个夙愿得到满足时，我认为小说家这个职业真是太好了。在那次中国之旅期间，我访问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位女生为我朗诵了一首诗，在这首诗歌里，她写下了阅读我的作品后的感想。

这是一首非常出色的诗歌，那位女生直朴地写出了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我们从中可以真切地看到作者内心里自然的律动。而且，在这首诗歌里，我觉得存在着一种表现，中国的孩子所深切感受到的那种表现，这是除了中国之外，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发现的表现。

回到日本之后（一如我在北京与孩子们所约定的那样），我对东京的孩子们、九州的孩子、还有日本北部农村的孩子们，说起了有关那位中国女生的诗歌。

不久后，日本的孩子们给我寄来一些诗作，在其中溶入了他们阅读我的作品后的感想。我为此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些诗歌都显现出此前不曾见过的深沉表现，日本孩子所蕴含着的那种深度感受的深沉表现。当然，这是受了中国孩子出色表现的刺激才创作出的作品，我因此而体会到了喜悦。所谓深度，指的是垂直性特质，是面



向自己的内部、面向自己的脚跟不断掘进,因而得以不断加深的那种特质。

日本孩子理解了中国孩子的诗歌,并因此而创作出自己的诗歌,这是横向进行水平性质的拓展。在这里,深度和广度便被中国的孩子和日本的孩子所共同拥有。对于这种性质的交流,我满怀希望。在孩童时期,会有一些东西扎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并向外部世界广泛开放。及至成长为大人之后,这些东西只要没被摧毁殆尽,它们的深度和广度之特性就会原样存留下来,而大多数人则会怀着喜悦之情,着力使其更深、更广。

早在我还是孩子时,我的国家发动了战争,尤其是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是为了亚洲、为了整个世界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当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居住在我国农村,他们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然而,即便我们是小孩子,也知道父亲和母亲都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普通人”。父亲那时总是沉默不语,母亲则将小开本的鲁迅小说集送给了我。我对其中《孔乙己》这个短篇小说里那位在“咸亨酒店里当伙计”的少年产生了共鸣,觉得自己与他多有相似之处(母亲当时经常对我说,小学毕业后,就找一家店铺,送你去当小伙计,好吗?)。而且,《故乡》中的下列话语也被镌刻在身为孩子的我的灵魂里,现在仍存活于我这个老人的灵魂之中: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为止为孩子们创作的惟一部幻想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智力障碍的哥哥与健康的妹妹和弟弟这三人组借助时间旅行器,目睹了日本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年以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历史进程的各种场面,故事也随之而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这三个孩子所喜爱的小狗,甚至还一同去了五十年后的未来世界进行旅行。

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刚才从鲁迅的《故乡》中引用的那段话语,我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生存的指南,而且,我打算把这段话语传给孩子们,即便我离开这个世界后他们仍将继续生活下去的孩子们。

我在《两百年的孩子》里还引用了另外一段话语,那是在我出生那一年,法国的一位哲学家面对孩子们说出来的。现在,我怀着真挚的友情,把这段话语赠送给阅读这本书的中国孩子们。

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呼吸、摄取营养和四处活动,也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劳动。虽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现在的未来之中。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

二〇〇七年五月 于东京

为了历史、现在和未来

——《两百年的孩子》译者序



在开始我们的叙述之前，我想为青年读者或小读者们开列一份书单以供参考之用，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也是《两百年的孩子》的作者）在 1995 年至 2005 年这十年间创作的部分作品：

- 随笔集《康复的家庭》（1995 年，由夫人大江由佳里配图）；
- 随笔集《温馨的纽带》（1996 年，由夫人大江由佳里配图）；
- 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0 年）；
- 随笔集《在自己的树下》（2001 年，由夫人大江由佳里配图）；
- 长篇小说《愁容童子》（2002 年）；
- 随笔集《致新人》（2003 年，由夫人大江由佳里配图）；
- 长篇小说《两百年的孩子》（2003 年）；
- 长篇小说《别了，我的书》（2005 年）；

以上计有随笔集四部，长篇小说四部。细心的读者可能会从这些体裁不一的作品中发现几个特点：一、上述四部随笔集皆用平易易懂的口语体写成，皆由夫人大江由佳里配置精美插图，对于



这样的安排，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这是作者在有意识地照顾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其二、包括我们正要阅读的《两百年孩子》在内，共有四部作品的书名含有“孩子”、“童子”和“新人”字样，这显然不会是一个偶然。至于另外四部作品，尽管在书名里没有这些字眼，已经阅读了以上作品的同学，仍然能够发现另外几个与此相关的特点：一、随笔集《康复的家庭》、《温馨的纽带》以及《在自己的树下》，也都是用中、小学生也能看懂的简洁流畅的平实口语体写成，与大江先生此前所使用的那种富有个人风格的深奥文体大相径庭，并配以由佳里夫人精心绘制的水彩插图，显然，这也是以大学、中学甚至小学高年级读者为阅读对象的，尽管实际上我们可能需要花费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不断加深对这些作品的理解；第二、在《别了，我的书》的结尾部分，文本中的老作家表示将放弃颇具个人特色的小说语言，转而用十三、四岁的孩子都能看得懂的平实语言纪录下各种“微候”，这里所说的微候，是指某些事件发生之前的细微预兆，而在“那些前兆之积累的对面，一条无可挽救的、不能返回的、通往毁灭方向的道路延展而去”。

当然，这远不是这位老作家为孩子们所做工作的全部。在文本之外，大江先生也不断出席以孩子、童子和新人为题的各种演讲或读书会等活动，还在柏林、北京、东京等地面对各国的孩子们发表与此相关的演讲。2006年9月中旬，大江对北大附中的学生发表演讲并在座谈会上与大家直接对话，只是诸多类似活动中的一个。

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十余年来，大江先生不断创作以青年读者乃至小读者为对象的作品，并面对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孩子发表演讲、进行座谈，不可能只是作者的一时

心血来潮,而只能是其深思熟虑的慎重选择。我们将以大江先生为孩子们写的第一部幻想小说《两百年的孩子》为分析对象,尝试着进行解读并求出自己的结论。

无论在《两百年的孩子》文本里,还是在大江先生为中国小读者特意撰写的前言中,抑或在这位老作家面对北大附中的孩子们发表的演讲(亦收入《两百年的孩子》)里,我们都曾听到或读到一个人的名字——“在法国引领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以及此人于1935年面对母校的孩子们所说的一段话语——“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呼吸、摄取营养和四处活动,也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劳动。虽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现在的未来之中。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

那么,在《两百年的孩子》这个故事里,作品又是怎样表现这种以往、现在和未来的呢?作者为什么要向我们讲述以往、现在和未来呢?在我们求出解答之前,暂且熟悉一下故事里的三个主人公(你可以由他们联想到大江先生的三个孩子,当然,同样可以将其视为你的邻居、同学甚或自己)——因患有先天性脑疾而留下后遗症的真木及其妹妹明和弟弟朔,了解(或跟随)他们在暑假里进行的一系列神奇的冒险活动。

前往历史

大江先生的故乡所在的峡谷周围,是无边无际的大森林。在这片森林里,历史上曾发生两次规模较大的暴动,第一次是1788年,这里的农民曾因躲逃饥荒而举行了大濑暴动。第二次则是1866年



夏天，为反对物价暴涨，当地以及附近三十个村庄共万余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大濑暴动。在《两百年的孩子》里，三位主人公在祖母遗画的引导下，从老柯树的树洞里乘坐时间装置数次前往的，正是以这两次暴动为原型的历史空间。或许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在《两百年的孩子》这个故事里，两次暴动的时间则分别被安排为 1864 年和 1867 年。

故事始于 1984 年的暑假，老作家的三个孩子真木、明和朔从东京来到父亲的老家，根据祖母的遗画和当地的传说，在千年老柯树树洞里的梦境之中竟然去了 1864 年，目睹了无以计数的农民为躲避无法承受的沉重税赋而被迫翻山越岭、逃离家园。看到逃难人群中那些女孩儿拖曳着磨破的双脚长途跋涉的惨状，明与真木、朔决定为她们提供帮助，便返回到当下的现实社会，在姑妈的帮助下筹措了药品后，三人再度前往一百二十年前的逃难队伍里开设治疗站，直至官府的快枪队追踪至此、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才离开现场……

4 祖母留下的画里，有一幅画是胸前缝着一片小○布条的男人被关押在牢房里，时间是 1867 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前一年，而画中那个男人，则是他们在 1864 年大逃散中邂逅相识的少年铭助。当三人乘坐时间装置来到牢房里探望他时，才知道布条上用墨汁写上的小○是农民暴动时大旗上的标记，表示“困难，为难，贫困，困苦”等语义。原来，铭助在领导暴动后为逃避迫害而出逃，却“在了解到人们没有正确传播为何发动‘一揆’的原因之后，又折返回来”并“出现在城下町诸人云集的地方进行演讲”，终致被官府抓入牢中。于是，三个小主人公决定不再遵守时间装置的约定，他们带上种种越狱工具，试图在暴风雨之夜将一百一十七年前的铭助搭救出来……

再探未来

围绕我们经常讨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两百年的孩子》里的孩子们也做过类似讨论:

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回到过去一看呀,便更深入地理解了铭助这个人,这就不是‘无意义’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未来则是尚未确定的事物,可以通过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所作所为,使其具有无数可能性。难道不是这样吗?

河流不是一直流到这里来了吗?那就暂且把这里作为现在。流到这里来之前、还在上游的时候便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呀,将要从这里流下去的下游,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如果把这里建成水库的话,情况又将如何呢?对现在的这里所进行的建设,不就相应地改变了未来吗?”……

这次谈话促成三个小主人公决定在暑假结束前,再进行最后一次冒险,而这次冒险的目的地,则是八十年后的当地。在他们来到未来之后,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原本茂密的大森林由于人为原因而开始颓败,当他们无意中走入一座超大型建筑物附近时,却因为没有携带所谓输入个人详细信息的ID卡,而被戒备森严的保安队关在屋子里,并送县知事处进行讯问。这时他们才知道,县知事正在这里举办一个大型集会,奇怪的是,出席集会的那些动作整齐划一、鱼贯而入的少男少女们穿戴的却是迷彩服和蓓蕾帽。后来,他们在农场根据地询问千年老柯树遭焚毁之事时,才了



解到这样一个让他们不寒而栗的事实：

朔问起对方“是否知道‘千年老柯树’已燃烧焚毁”之事，场长回答说：

“不就是被称之为‘国民再出发’那个时期的事吗！说是国民七零八落的，国力也虚弱了。

“当时，还掀起了精神纯化的运动，利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宗教，然后将该宗教以外的所有设施全都烧毁，无论是教会、寺院还是神社。青少年中好像有九成参加了这场运动。

“‘齋根据地’虽然不同于宗教，可还是受到了攻击，‘千年老柯树’也被说成这个地方的落后信仰的象征，不也一把火给烧了吗！”

“今天集会上的报告里呀，来自全国各地青少年组织的贺电接连不断。这个组织缘起于那场运动吗？”

“关于这个问题呀，怎么说呢？对于运动的过激行为，既有政府的认可，也有来自外国的批判。

“现在的孩子们的运动，该不是别的东西吧？”

“其实，县政府也曾对‘齋根据地’的孩子们提出要求，让他们制作制服并参加那些活动。为了拒绝这些要求，可是费了大力气了。”

显然，故事里的这个未来并不是我们憧憬着的未来——在所谓“国民再出发”的口号下，未来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精神纯化运动”这个国家宗教，利用被修改的宪法烧毁国家宗教之外的所有教会、寺院和神社，以取消人们原先的宗教信仰，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神教，试图从精神上对国民进行高度控制。作为具体措

施，则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必须随身携带输入个人详细信息的 ID 卡。同样可怕的是，政府动员了全国 90% 的青少年参加了这场运动，并使这些青少年头戴蓓蕾帽、身穿迷彩服，成为一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准军事组织……

当然，未来也不是毫无希望。还是在那片森林里，在两百年前农民举行暴动的旧址上，从南美以及亚洲各国来到此地的劳动者们以农场为基础，重新建立起了“鼯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里，“由于成年人在农场和食品加工厂里忙于工作，孩子们便依据‘鼯根据地’从创始之初便传承下来的志愿工作制度过着集体生活。有趣的是，这里的语言是混有日语和父母祖国语言的各种话语，而孩子们则只使用自己的语言……”

回到当下和现实

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故事毕竟是故事，并不能代表现实，更不可能是未来的真实再现，对于 2064 年那个未来所显现出来的可怕前景，我们大可不必在意。遗憾的是，东京大学学者小森阳一教授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讨论《两百年的孩子》这个故事里未来的可怕前景时，小森教授表示，大江先生在作品里描绘的可怕未来，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日本政要不顾曾遭受战争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强行通过所谓国旗国歌法，要求学校的教职员工在开学和毕业仪式上起立向国旗致敬，而不愿向那面曾侵略过亚洲各国的国旗敬礼者，轻则影响升职，重则被开除公职，在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任知事的东京都，这种处分更是严厉。据小森教授说，他的好几个朋友已经因此而被开除公职；就在前不久，日本数十



位国会议员在美国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说是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那些慰安妇是自愿卖淫者，其收入有时甚至超过日本军队里的将军；更让人忧虑的是，日本保守派正在竭力修改和平宪法，尤其是这部宪法中的第九条有关日本永久性放弃战争、不成立海陆空三军的条款，试图为全方位复活国家主义清除最大的障碍。日本筑波大学学者黑古一夫教授的观点与小森教授相近，他认为日本的政治主导权始终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他们期望从根本上改变日本战后开始实施的平民主主义，复活战前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大江先生所描述的未来社会的阴暗前景，就显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了，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忧虑和失望，通过《两百年的孩子》这个故事，以艺术手法为我们展示了以往（被官方所遮蔽或改写了历史）、现在（日本当下的政治现状）和未来（日本几十年后极可能出现全面复活国家主义的阴暗前景），并借法国诗人、哲学家和评论家保尔·瓦莱里之口（当然，故事里几个小主人公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番话语亦然），向我们表明了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关系。尽管未来的前景是黯淡的，但是这位老作家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情况并没有糟糕到绝望的地步，那里毕竟还有一群心地善良的人在农场 / 根据地里坚持自己的操守，抵制来自政府的高压，烧毁严重侵犯人权的 ID 卡，以各种方式不让孩子们参加那个准军事组织等等。

至于如何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不妨以大江先生在北大附中结束演讲时的那段话语来共勉：

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的现在，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

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七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

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许金龙